

# 想我七月半的好兄弟們

嵇童

農曆七月到了，一年一度的中元節也將來臨，台灣各地想必又會有一些熱鬧的「普渡」活動。以漢人的民間信仰來說，「普渡」，一方面是為了祭拜祖先，使他們在另外一個世界能有更富足的生活；另一方面則是希望以諸神和佛菩薩的力量，以及人間的供養和協助，使所有孤魂野鬼都能免於飢寒、流離，並且脫離地獄的刑罰之苦。

## 官方角色的變化

這種活動，不僅體現了儒家慎終追遠的孝道文化，而且深具佛道二教的慈悲精神，照理說，應該能獲得政府的支持和鼓勵。然而，數十年來，政府官員一直是中元普渡祭典的缺席者，早年甚至動輒斥之為「迷信」。一直到最近幾年，情況才稍有改變，一些地方政府甚至開始舉辦官方的普渡活動。其實，在清代政府統轄期間，台灣早已有過官方版本的中元普渡。

依照清代禮制，從中央到地方，各級政府必須設置「厲壇」，由官吏率同百姓定期(春祭清明日、秋祭7月15日、冬祭10月初一日)「祭厲」。所謂「厲」，簡單來說，就是一群身分不詳、來歷不明、死因不清、無人奉祀的孤魂野鬼，也就是俗稱的「好兄弟」。清代

時期，台灣的行政體系有縣有府，因此，台灣府便設有「郡厲壇」，各縣（廳）則有「邑厲壇」，有些地方甚至還設有更小一級的「鄉厲壇」。雖然體制不完全和大陸各省一樣，但是，獻祭的儀式和時節，則沒有太大的差別。不過，在淡水廳(北台灣一帶)，一年之中只在7月15日舉行一次祭厲儀式。

### 統治上的考量

至於當時官員「祭厲」的主要動機，主要有三點：一是可憐這些孤魂野鬼杳杳無歸、身墮沈淪，因此特別選在人間的重要節令給予祭祀；其次是相信這些鬼魂因為無所歸依，因此會結為陰靈，作妖作怪，為防止其作祟，故定期予以獻祭；三是希望這些接受獻祭的厲鬼能做城隍和陽間官府的密探，監察民眾的行為善惡。若發現有為惡之人，則要報告城隍，披露其惡行，使官府能按律予以懲處；倘若惡行不曾敗露，則要代替陽間的官方，給予「陰譴」，使其全家感染「瘟疫」、諸事不順；若是發現有良善正直之人，則要暗中加以庇佑，使其平安順遂，甚至境內所有大小官吏也應在其監察的名單之內。

這些動機，說穿了，主要還是基於統治上的考量。因為，透過祭厲，若真能防止厲鬼作祟，則社會秩序也會較為穩定，至少民眾不會有心理上的恐慌。其次，透過祭厲儀式，也可利用厲鬼數量眾多和游走不定的特性，警告民眾，這些孤魂會協助官府，無時無刻監察他們的行為，並且施行賞罰，使他們不敢為非作歹。除此之外，將厲鬼納入祀典，由官府掌握祭儀，也可以使百姓不致因為懼怕厲鬼作祟而過於依賴巫祝或僧道，使他們不致脫離政府的管束。

## 促進族群和諧

無論清代官方的「祭厲」活動在當時是否真的具有「資治」的作用，至少，在表面上，官方對於「孤魂野鬼」的宗教態度，和民間並無衝突。因此，在某些時候，倒真能破除政府與民眾的隔閡，甚至促進族群間的和諧。比如，清代的噶瑪蘭地區（現今的宜蘭一帶）因漢番雜處，再加上各地的移民先後擁到，轉致各族群之間衝突頻繁。除此之外，東北角一帶，地震、颱風、山崩、海難、豪雨所造成的災害，可說接連不斷。因此，自漢人入墾以後，死難於族群衝突和天然災害的人數相當多。為了化解各族群間的仇怨，使其和睦相處，當時的噶瑪蘭通判姚瑩便在道光元年(1821)，利用秋季（中元）祭厲的機會，召集了文武官吏、三籍(漳、泉、粵)漢民，和生番熟番，共二千多人，設厲壇於北郭，大家共同祭祀當地開闢以來的死亡者。祭厲之後，姚瑩又使漢民和番人互拜，並為他們陳說和睦之道。據說，當時有許多人因為聽了他的演說而感動得哭泣流淚。

時代不同了，許多當前的社會問題，不能仰賴官方的「祭厲」或「普渡」來解決。但是，清代的台灣歷史仍是一口警鐘，提醒我們：在這座島上，已經有太多的族群衝突，有太多的官民對抗，有太多不必要的死難，有太多悽楚的孤魂野鬼，有太多的冤魂怨靈，等待「超渡」。一個有智慧、有良心的政治人物，應該努力化解衝突、消釋怨氣，減少天災人禍所製造的冤魂厲鬼，創造一個平安、祥和的社會。